



| 波光水影·一池澄清

| 大貝湖澄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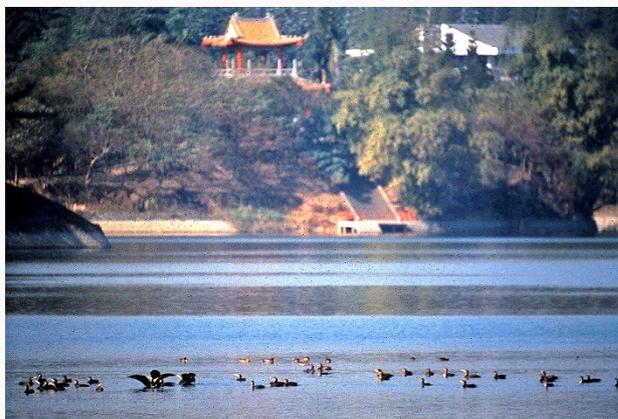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我兒時的記憶裡，如果有人去高雄「遊覽」，常常會被問到「有去大貝湖有？」大貝湖在當年可說是南台灣旅遊必到之點。我 11 歲時曾隨父母親旅行，從台北來過澄清湖一次，從此之後就沒再見過它，直到 21 年後遷居高雄，大貝湖才又出現在我的生命和生活裡。

記得那時長輩都稱它為「大貝湖」，幾乎沒有人叫它為「澄清湖」。我猜想應該是那裡盛產貝類，於是我也都用台語稱它為「大貝湖」，如果用台灣話叫它「澄清湖」，似乎就覺得韻味盡失了。許多年後，第一次在湖邊的淺沙灘上，看到許多形狀如祭祀神桌上，求神問卜的「栳」的大貝殼，才應證了這種想法；原來水裡生長了很多台語叫「田貝」、「田栳」或「田杯」的碩大河蚌。

時光荏苒歲月悠悠，物換星移滄海桑田，雖然現在大貝湖景觀大部分尚保持原風貌，但是水裡已經沒有河蚌、苦槽仔、鯽魚了；夏天「雙蓮亭」前的荷葉田田，蓮花盛開賞心悅目的美景也盡消失徒留記憶；冬季水面上的水鴨群也不再來了；那些曾參加「澄清湖水鴨季」的朋友現在何方？啊！總有無限的回憶和感懷…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現在大貝湖卻成了我的秘密後花園，我常常漫遊「心湖」，觀賞時序更迭萬象變化，讓自己和天地輕輕對話，尋覓創作靈感。



| 昔日澄清湖水面的度冬水鳥群



| 澄清湖水鴨季，是當年鳥會的年度盛事

鳥松夢裡

剛到高雄任教的時候，我的班上有一位學生說她家住在「鳥松鄉夢裡村」，每天清晨要很早起床，才能搭上早班公車趕到學校上課。第一次聽到這個美麗的地名，心中不禁充滿了許多夢幻的想像。

當然，現在經過閱讀了一些地方文史資料後，始知這兩個地名的來龍去脈，並非盡如我想的那麼浪漫。不過那也沒有什麼關係，鳥松夢裡的想像，就像阿凡達電影裡的潘朵拉星球上那些神秘、綺麗的場景，飄忽在我的腦海中了。

白天的喧囂漸退去
 晝夜在此交替
 寧靜
 歸回鳥松
 濕地 就還給了鳥禽
 只留下滿池漣漪
 在仲夏夜夢裡 繼續
 蕩漾低徊



晝夜在此交替，寧靜歸回鳥松

風是什麼樣子？有誰看見過風真正的形狀？你沒有、我也沒有；可是當草偃浪起樹低頭，而且我們壓緊帽子的時候，我們都知道風正吹過。風捲起天地玄黃，風舞動宇宙洪荒，風狼嗥一怒振衣，萬物懾懼，大化成風的足跡。風告訴我們：「我在這裡！」

2013年10月5日菲特(Fitow)颱風輕掃北台灣，我在高雄鳥松濕地尋找風載歌載舞的樣貌～



有風聲說風要來，於是我們佇立等待

有風聲說 風要來
 於是我們佇立等待
 風吹過海上 風吹過陸上
 風吹乾我皮膚的蒸汗
 風吹過樹梢 風吹過芒草
 風吹出盈耳的呼嘯
 看 風終於來了
 風捲起千枝萬葉
 像一片充滿
 光與力的波浪
 上升 下降
 我看
 風是一位載歌載舞的吉普賽女郎
 一吹過 就滿地狂亂

心湖春花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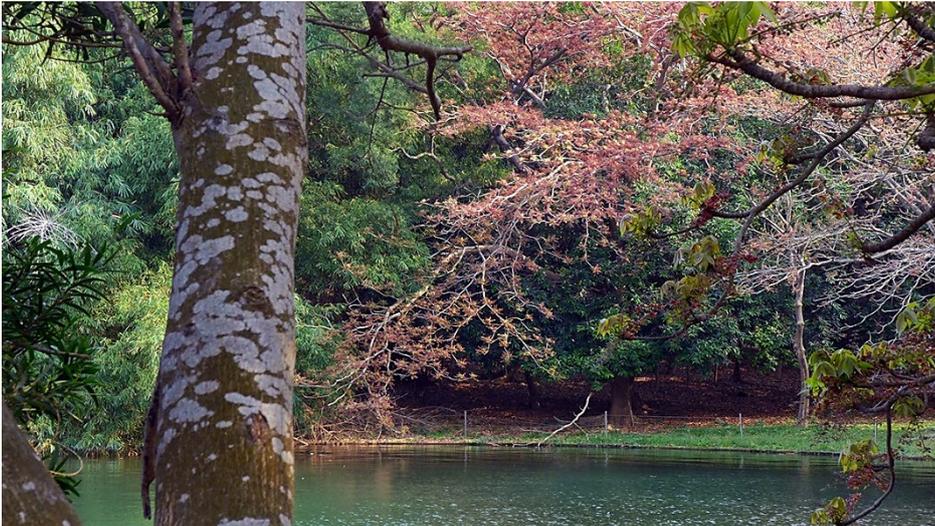
走在春天的大貝湖水岸，不必吶喊，也不用嗑藥迷幻；只需呢喃輕唱，嫩葉隨風搖晃；花香隱約，五色鳥叩叩鳴喚；天空放晴，白雲悠悠，我心微醺飄蕩。

微笑在花影裡，如琴弦輕撥，風徐徐水生波，春沿著湖畔碎步走著。三月春分的心情就像天上的白雲，而眼神則似綠波蕩影；和風起花瓣零落；靜謐深處飄逸著抹茶的香味道，和我想像的心情。

| 風徐徐水生波，春沿著湖畔碎步走著



| 嫩葉隨風搖晃，五色鳥叩叩鳴喚



| 靜謐深處飄逸著抹茶的香味道

| 春風依時而至喚醒整株的黃金風鈴

一條環湖小徑
 只容心情順槳
 漫遊
 漂到那裡 就到那裡
 進來
 就是一泓清水
 在這裡閱讀整個下午
 回神 已是晚霞如幕

和快篩的呢喃…。無人有心佇足，低頭看這片神奇幻化～我獨享這滿池的驚艷！

~~~~~  
 ~~~~~  
 ~~~~~  
 ~~~~~  
 ~~~~~  
 啊…………

### | 波光水影

水波是大貝湖晃動的眼神，把世界醉成哼起小夜曲的漣漪；順手摘一片葉子將之流放到歲月的悠忽，盡是春花、夏日、秋水和心中的波光倒影。若是遇見微雨輕風，人散離去時，則只見漣漪濛濛，好像是我獨織的一池素色絲緞。

雖然水影粼粼眸光波動，只見人人晨運汗流浹背健步匆匆，但是我只聽到股市、通膨、病痛

| 我獨織的一池素色絲緞





| 水波是大貝湖晃動的眼神



| 順手摘一片葉子將之流放到歲月的悠忽



| 水波把世界醉成哼起小夜曲的漣漪

## | 午後精靈

這三尊可愛、淘氣的精靈總是在傳習齋旁光影斑駁的樹林裡嬉戲載歌載舞，翱翔彩虹頂，望向湖面碧波，與環境相融無間，成為澄清湖一生動趣景。我如果經過那附近，也會情不自禁繞過去和他們照面打個招呼 say Hello！

這座名為「精靈」的作品，是藝術家林麗華小姐在 2004 年以陶土和金屬烤漆等多媒材所創作。「創作靈感來自每天晨間運動的澄清湖風景區，這裡可以享受最優質的景觀，感應人與自然最和諧的狀態，幻想化為淘氣的精靈悠遊其中。」藝術家在自己的創作感言中如此闡明靈感所緣。

而我呢？我會記起 16 世紀末期莎士比亞「仲夏夜之夢」劇終的一段～「...這些幻景出現的時光，你們只是在此睡了一場。這似幻如真的劇情其實只不過是個夢...好了，諸位再見！再見！如果我們是朋友，請鼓掌！羅賓會有好意的報答。」

冬陽仍然耀眼

光影斑駁浮動

微風中還殘留酣睡的惺忪

噓 ——

腳步放輕點

我帶你去尋找牧神的午後

不料在 2015 年時，作品群像中間有著一對翅膀、盤腿而坐的精靈，竟被竊賊破壞盜走不翼而飛，真讓人痛心！



| 腳步放輕點，我帶你去尋找牧神的午後

## | 碧水綠夏

夏天，就應該要有濃彩的顏色，藍色、白色、綠色和青色；天是藍的，雲是白的，葉是綠的，水是青的；而我把自己想像成一枝畫筆，沾滿溼背的汗流，然後一筆揮灑，將天地渲染成一幅碧水綠夏的水墨畫。這就是夏天在大貝湖的最高享受了！來到水畔，看一池倒影白雲藍天，吹一襲涼風拂面輕盈；心無雜念，逍遙若流水；有游魚有漣漪，有滿眼的翠綠。

啊……何其涼爽舒適！

在這熱到無以名狀

熱到無以復加

熱到無言以對

最長的一日

在水裡

輕輕吐口翠綠色的泡泡

啊……何其涼爽舒適！



| 啊……何其涼爽舒適！

## | 點水蜻蜓款款飛

盛夏午後一池幽靜，睡眠惺忪，不經意闖入，驚醒了一眸靛藍騰紅紛飛，於是就有了閃爍回神的亮眼。大貝湖的水岸如果看不到點水蜻蜓款款飛，那就了無生趣了。台語稱蜻蜓為「田嬰」，很微妙適切地形容他們像是一群在田野嬉戲的小孩，充滿了歡樂和野趣。

大貝湖四季都有蜻蜓出沒，只是夏、秋兩季數量和種類較多，正是可以好好接近觀賞他們的好時節。天空湛藍浮雲透白，熱風撲臉漣漪朵朵，田嬰以孩童放暑假的心情迎接夏的來到，他們各守一方，在水畔、在枯枝、在天空、在烈陽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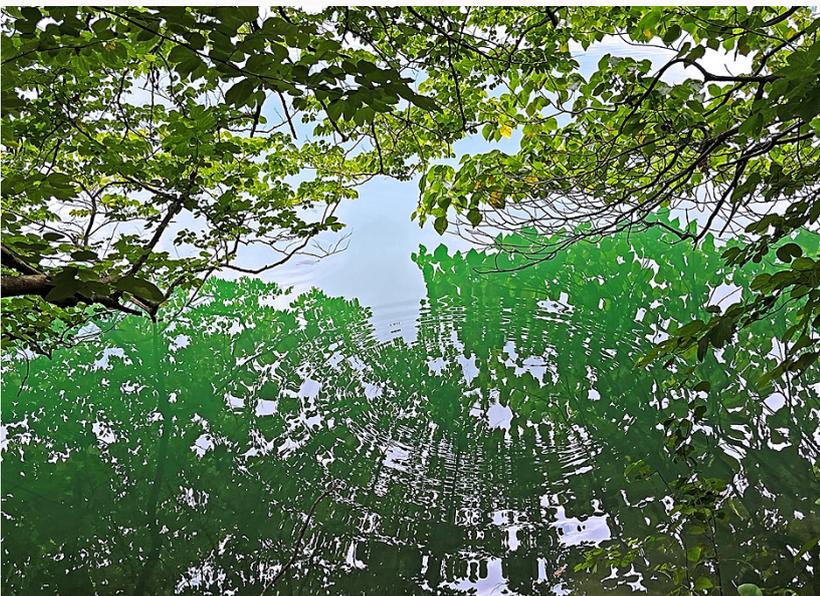
騰紅猶似宿醉未醒，靛藍仿若翡翠流星；當颶暴雨欲來時，群舞漫飛；當彩虹跨天之際，則在水邊澤畔孤芳自賞。

田嬰永遠深藏在我們童年的記憶裡；

來，來大貝湖水邊將回憶盡情釋放出！



| 有游魚，有漣漪，有滿眼的翠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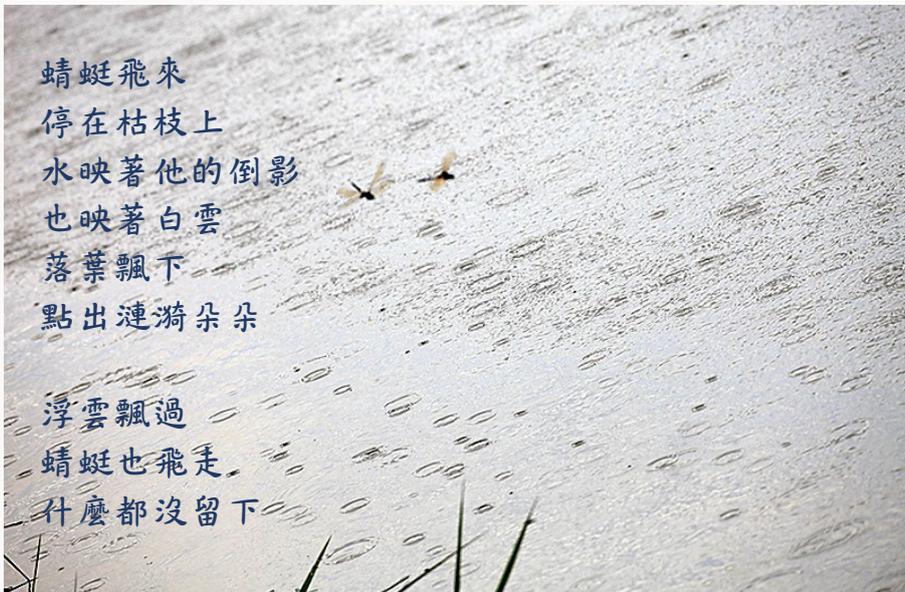
| 在水裡輕輕吐口翠綠色的泡泡



| 夏天，就應該要有濃彩的顏色

| 池靜，枯枝參差，蜻蜓映倒影，水畔無聲

| 一池水的虛與實，承接生命全部的迷離



| 秋水澄清，漣漪盪漾，茅花輕曳，蜻蜓款款

| 當彩虹跨天之際，則在水邊澤畔孤芳自賞

### | 鍋碗瓢盆

在澄清湖「許願池」附近有許多令人驚訝的蜻蜓和瓢蟲在湖面上振翅翱翔！因為他們是不鏽鋼打造的！這些命名為「鍋碗瓢盆」的作品，是在 2004 年由藝術家劉丁讚先生以不鏽鋼媒材所創作。

「陽光明媚的大貝湖（澄清湖）是一個很美的地方，記得小時候的印象非常深刻：非常多的魚，擠在湖面飛翔的蜻蜓，真的很美。如果這種感覺可以永久，那湖中的精靈是不是可以永遠飛翔？」作者如是寫出他自己的創作心聲。

至於為何會用「鍋碗瓢盆」來命名？如果我們佇立水邊仔細觀看那些蜻蜓和瓢蟲，就可發現原來他們是由許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鍋、碗、瓢、盆焊接組構而成。

「鍋碗瓢盆」讓人聯想起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；有詩云「書畫琴棋詩酒花，當年件件不離它，而今七事都更變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前者飄逸著閒情雅致的意境，而後者卻是人間難以逃脫的雜瑣俗事。

我們常被羈絆在這樣的方框淺池載浮載沉，偶爾會有一隻小魚因好奇而跳出水面，驚見乾坤

大美、天地無窮。於是落回水中後他的聲聲讚歎就成了卷卷詩詞、張張繪畫～～

我想這就是各種藝術的緣起吧！我在水畔的「鍋碗瓢盆」作品前，讓想像馳騁心靈翱翔。

打開

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囚禁

讓鍋碗瓢盆紛紛飛出

飛出去自由的

蜻蜓

飛出去自在的

瓢蟲

飛進來無拘無束的

澄清 —



| 打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囚禁，讓鍋碗瓢盆紛紛飛出  
(影像已經影像處理軟體後製)



| 閃爍著綠色的幽冥，從億萬年前的太古暗處，乙乙然游出……

## | 大貝湖水怪

閃爍著綠色的幽冥，從億萬年前的太古暗處，乙乙然游出；鬚鬚劃出一線水紋，不盡然是傳說，也不盡然是傳奇。我們在此洪荒相見，沒有恐懼，也沒有驚奇。是神秘的剎那經驗……。目送牠漸漸遠離，爬上盤古侏羅紀……

一隻暗光鳥驚竄飛起！我回神現實的清醒…

在大貝湖水域曾親眼看到這樣一隻身軀不算小的不明爬蟲類「水怪」，游曳橫渡水面，讓人不禁毛骨悚然。牠可能是隻逸逃出籠或被棄養的外來種～綠鬚蜥。

「外來種」是指某種原本在當地不曾自然存在，但經由「人為」無意或有意引進的物種。已在自然環境建立穩定族群者，則稱為「歸化種」。並非所有的外來種都對人類或生態都有害，其實有部分對人類是有益處的，例如一些農作物。

會破壞生態環境及造成經濟損失的外來種則稱為「入侵種」。大貝湖園區內常見的有魚虎（小盾鱧）、皇冠三間魚、白腰鵲鳩、福壽螺、巴西龜、鬚蜥類等。

於是，人類給予「入侵種」生態殺手的原罪，必須撲殺以杜絕後患。但若以另深廣的心胸審視之，我們不禁要自問：Who is the slayer, who is the victim？

對我們來說，唯有生存才是真實的

我們無從選擇……

但，是誰致我們於此死地？

誰是兇手？誰是受害者？

說！



| 白腰鵲鳩



| 魚虎和牠所護衛的幼魚團球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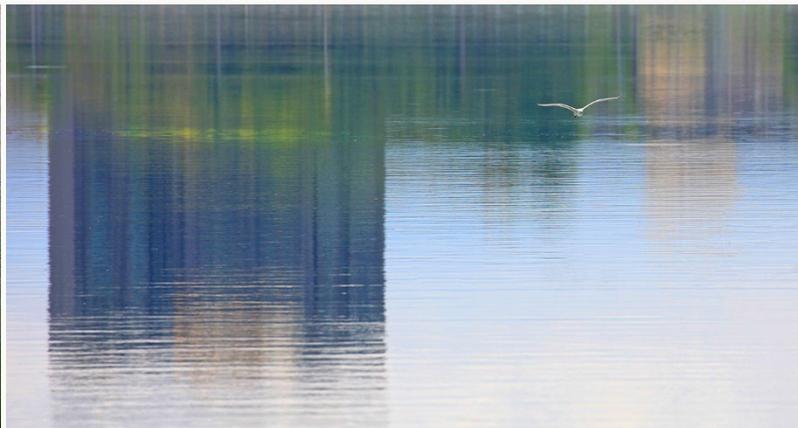
### | 來，看我的世界！

彎彎折折地走過九曲橋，沿著步道爬上小丘坡後，再繞過豐源閣往下走到一大片掌葉蘋婆樹蔭下，離開步道踏入草掩足跡的綠地接近水邊。舉眼遠眺湖面，水波粼粼，四顧茂林修竹，清風習習，幾不知盛暑之至矣。來！在這人聲杳然的水岸，看看我的世界！

架起一張天地畫布 純淨 潔白 長方形的  
然後——

靜待晨間運動的人逐漸離去  
只留下

遠方聳立雲端的北大武山  
枯木上曬太陽的石龍子



| 來了！來了！就是這一瞬間！

永遠停在一呎外的虎甲蟲  
樹梢上五色鳥的叩叩鳴叫聲  
盤玄天際的大冠鷺 和  
佇立靜默的一個我  
於是 提筆沾滿澄清水色  
放手揮灑 橫豎這兩筆  
渲染 流動 沈澱  
來！看我的世界！  
等待 等待 等待.....  
等待一個優雅的悸動翩翩飛入  
來了！來了！就是這一瞬間  
彈指按下 在臻美的極點 凝止——  
來！看我創造的世界！



| 來！看我創造的世界！